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四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九

瑞雲堂

上經

盧陵楊

五集

廷秀

下經

瑞雲堂

中經

下經

三三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咸恒成恒陰陽之交不辨

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二正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之一柔土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復上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与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良小男兌少女艮上兌而已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隨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虛心受

人君子以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七

象者

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順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与二肖乎足二与四与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爲咸其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九四之躬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晦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与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能宰子蹇蹇也何也九四說而不正曰志在内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内也内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

之上蓋脛之肉謗謂足肚者也其性无故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鍾不叩而鳴則疾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荀爽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君而不安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傳詒呂后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感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躬凶

九三咸其股

咸

下也

三爲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

孰感而孰隨也？感於上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从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敝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敝若何？如貢禹之從王馬五唐之從石馬志，行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抉愈下，豈指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尔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

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躬，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其發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則虛

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无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惟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而照則明，索而招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盖此心何思何慮？則虛，虛則自占。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來，往來無信，之變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不勝其擾，日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

德宗之猜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未也。

王弼云：脢

忌以之。口之下，其脢渴之間乎？此一自至虚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爲感，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盖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

非昏懵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以至虛似无思而非也。孫說恭顯故也。九与五皆剛陽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胸也。胸也不柔，亦无用之已。剛而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居說媚之極，有惑仁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惑動

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見陳賈之徒歟。夫吾之一身，感動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晦至頰，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鬱，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况天也？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應，有非應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果易乎哉？

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

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父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少男卜少女此男女之所生也。以長女卜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卜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以久。久則可以恒。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苟終謂乾氣下終復升居內而為始。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為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閭朋朋友際末皆失恒之道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窮立不易方者恒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

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九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歸於求執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金猶萬仞之深則沒淺則出。君子疾趨而辟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

賈指之之薦楊與爲京兆以楊因之薦已於上前是也。

然賈指之諸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也。

九二：悔

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

月不違

善不失其惟願乎。故擇中庸而不能悔。仲尼皆以許之。

終謫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

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身支彖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躁之資处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恒者也。其德无恒不可以作巫醫。

不無難免於羞辱矣。孟子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暮月守也。

三九

終謫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

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

獲哉。湯在卦爻五元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玉門玉堂非其時

則有首者不久也。顧惟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具知其之者耶。

之正卦中爻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自爲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順。是以此爲性。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強於婦其般猶弱君剛於臣其

之正卦中爻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自爲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順。是以此爲性。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

爲大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于而家害于而国必矣其魯東晉元之山乎

##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

在上大无功也

處靜者如捧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顧其靜居守恒之臣當处静之時爲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靖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者志於無功而尸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宜溫坊頭之役商滌桑山之師是已功焉在哉

二艮下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

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遯而歎曰

豚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身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也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爲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升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云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徼幸於乃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徼幸於万物

象曰天下

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耳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

豚義出周謂義取二陰長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爲否也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爲遯哉六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於堦不於歷山且豚皆不於臣皇天門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驛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驛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嚴子見驛未嘗与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何災也

往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吉爻動彖之卦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爲肥豚五爲加豚四爲好豚皆尊其柔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爲遯尾故危厲而張揚往於莽叢也仕於南是已向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至今往不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爲初遯欲在前故初乃爲尾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訟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

遯者一遯之主也四陽爲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爲奸詐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

也則已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乱者有矣張萬從鳳翔從  
秦皆大臣之不順而无固志者黃中北順也執事輩皆堅也堅執  
柔順則其順不可勝言矣九三孫逐有疾厲蠱臣妾吉象曰孫逐之厲

示順則具順不可勝言矣。九三係遯有疾厲。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愧龍勝於寒之所以愧張翰也。體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已臣妾於人則吉。以已臣妾於人則凶。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遯而誠爲好遯，隱而爲爲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

之賊隱而爲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蚤  
味遯之腴且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謂其爲君子賀其爲吉又歎其  
非小人之所能爲也微陋甚之頌欽上之閔舜寧之曾其誰實當之  
九五喜遯自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九五以天德定君位而當遯之  
九五以天德定君位而當遯之

十九以剛斷之極居彖之世。在无往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税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乾下  
震上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惟正故大壯

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是濁也。而况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減。大者盛。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覆。不有雷在天。能有非礼。弗覆之。至行。蓋以雷震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惠心。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已。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惠心。

初九以剛陽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  
壯于趾其孚窮也 試而壯也而往凶信猶何也 在下故也 在上  
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削欲圖季  
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爲衆陽之宗當大壯之山曷不卒

采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乎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門舜无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裴度之晚節浮沈爲自安計豈大壯六二之謂哉

**九三**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

**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

小人如羝羊於闔而狃於勝喜於闔故技止於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羈繫其角而後已羸與繫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陽

**九四貞**

**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

一往以壯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

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輿之壯亦可往而進也三

十輜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陳賈和諧平勲以安劉滅呂之事取程子云輜与輜同

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殺者

**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与位不相當乃所以爲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唐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

之終告動之極

**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故亦有羝觸藩之象不能退者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者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指必以三其退也詳止於一惟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

上六之不能家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遇爲張華其不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進之難也至於其終晉諸乘房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慎乎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

盧

陵

董

廷秀



坤下  
离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

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二接也

晉之卦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順也君而不進於順則星大而躡蓋矣坤爲馬離爲日日出地爲晝三接下

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子以自昭明德

乾坤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曲之惡皆酒易之不迩声名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革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躍

初六晉如摧

如貞吉

困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

未受命也

屹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諦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处进爲之初未受命於上當是之時則躁激消抬然而裕則韜對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擢如退也困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不知

六二晉如愁如

貞吉受茲介

福子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賁惟之位能

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無馬

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遠子馬避令內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

惟爲憂者主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陰居陽下不爲六二之大臣上不爲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

進位卑而望高者歟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隅入燕而羣賢至焉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处遯惡後

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躡三陰之前以康侯則  
區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舅惜乎主權如直潤之僭晉故貪夫  
位而不忍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鼴鼠然雖正亦危况不正乎貪者  
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忘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  
而不可犯也下忘則其進有牽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暗  
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耽禦雖然以剛狠之強臣居逼近  
之高位九四处之固不當也如九四於不當之任者誰乎六五悔亡失得勿卽往吉无不利  
則其失也固矣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

六五利象曰失得勿齎往有慶也

利象曰失得勿卽往有慶也。宜憂卽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卽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庚也卽則勿卽矣六五又庚也往則吉矣六五又庚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庚也是四庚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庚而有之然則主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白王德尚剛推晉之一卦王德不尚剛曷爲晉之主德不尚剛曰晉之主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熿曷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虧燭而不察微而不烈大氏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盍日之爲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爲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剛也。

九五。君子用刑，則無咎。勿用，則凶。

維用九，道未光也。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改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有自危之心。聖人尚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剛而无礼。陽处人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吉悔。士二陽厲且吝。德宗以強明。自任其末。有得於此乎。厲者楊厲而自危也。

離下  
坤上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

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何時也？約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

之造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故内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聖外焉。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羑里之大難，而約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利於如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險難而傷其明，何自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約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辭象辭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爲衍。

象

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

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穎，不高，公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議而不卹，何也？晦已之明，健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向食之暇，惕云謂接逝而方是也。當約之時，其伯夷太公歸居海濱，事平。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君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乃有文明之德，此暗士所甚忌也。推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二百之位，此昏臣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揀。初九，九三乾，

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处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事也。是因若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閨，大之徒勝之者，焉壯之揀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趣非凶之吉乎？當約之時，此正之主之則，而仲尼今贊之曰：順以則。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爲測武之事是也。程子嘗而言之，嫌也。請別而占之。九二其武王之事平，九三居下卦之上，而卒離明之極，背南面之望，而應上六。

其得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是大首也。湏暇五年。是不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

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臣也。

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与逢盲上之照。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慾。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于外。於是聖賢有不免其傷者矣。日暗上之与小人。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下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立。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惠。奉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于外。六四坤之初也。坤爲腰。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若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全其子而誰也。又箕子与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仇之姻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与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憲。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

以六五之德。与位歸箕子歟。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爲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難。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爲箕子之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下六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国望之。以照臨上六者。昏德也。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是以既曰不明。

又曰晦者。其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其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国之时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

定矣。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天下。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辟曰。

䷤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乎。一正在大象。与上九。然家人之戒。二其道。一婦戒。順父戒。嚴令嚴道。存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以男女正爲大。而况天下万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内謂六二。男外謂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況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巽。長女離中。女正位内外。謂名分。若呂武。南山則男女易位。名分乱矣。

象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今舍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然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僞。斯乎言。僞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訓始至。子訓始輝。及其志意純一而未变也。初九。处家人之始初。而用剛陽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下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于一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魯公唐高宗反是。

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戒饋祀。必

有敬也。言有夫也。婦而遂事。則偕。偕則家不齊。時則有牛味。鳴晨之禡。婦而不戢。則傲。傲則家必廢。木爲柱之褪。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閨內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盡饋祀。以事所取。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而薦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偕。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妃之事。文也。是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

正家之道。嚴勝則惕。抑

也。喜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悅擇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前。九三剛而遇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兄。故周公之諱。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陽文帝

之於長景帝之於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八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内。其家人之母。故思

齊太任是已。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母反是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我易，使我難。使人愛我，房使人入，交相愛難。

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父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為天下国家之至尊而爱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亦相爱，勿憂天下之不憂而自吉也。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呂妻爲婦，其不交相爱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爱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惠心，勿终吉。象曰：惠加之吉，反身之謂也。

以惡於

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妃者，如已，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人之家，而享正家之吉也。

九五君也。上九居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歟。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大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乎易。

三三 兮下 瞇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

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

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鞠而殊媚，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房矣。分之誼，離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万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道而異願

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而異也。孔子曰：君子而齊魯之去異，猶速孟子。孟子而今昔之齋異辟，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而爲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遂，自復見惡人无

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与其亟也，寧留也。其補也，寧宏也。

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情而相賤。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与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上亦告。初九而不与俱。波舍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威廉。頤其定而自復。是以我而去。以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惟相崩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愆初九之水。宜九四之火。則涸彼叢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力。何也。盖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金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於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賜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辟爲避。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安。不以惁之道也。子見南子。子解子。从陳寔。甲張譏是也。若非避咎平距人。則天所事於見距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安且安。向也。說故也。初九與四偕乾体。而同陽德。乾爲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故爲見距人。水在火下。故爲避咎。

##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易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弇中。一与一誰能懼我。弇亦狹。道巷者。道路之至隘也。易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一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餘地。路之外。无往岐。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闊之。猶將

觀之。是其遭也。孰得而並是其覲也。孰得而分乎。一与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庶之之專而莫之分。遇之之獨而莫之止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人。凶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傳曰。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 六二見輿曳其牛掣其人

天自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六二、上九之睽也。且六二之上与上九正應也。局當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二以柔居剛。惟柔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大言上劓。言傷也。然六二以柔順之德。和訛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駒良方爭。南皆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国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攻子。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謗書。賂伯石。以和柔諾。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体爲牛爲

賁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一陰之間孤立而无与名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

睽也与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也

睽者合向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脩哉卒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

傑以一身荷唐非孤也於睽離之山乎下萬洛州司馬張東之薦

東之而五東之合上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于

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臚

往有慶也

創鏡者其愈遲傷瘍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創

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

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晦宜

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錯弱君臣能合天下之離而况得剛

明之君子乎君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矣噬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則吉群疑三也

上九有六人以爲正

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告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已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已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已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者爲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終漠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爲兩則羣疑釋然而俱平矣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肅後姜公輔及其疑之士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王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之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





